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丛书

XIANG SHAN BAI REN SHUO BAI SHI

象山百人说百事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宁波出版社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丛书

XIANG SHAN BAI REN SHUO BAI SHI

象山百人说百事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山百人说百事 /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26-0654-6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丛书

I. ①象… II. ①象… III. ①文化史-象山县
IV. ①K29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7645 号

象山百人说百事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徐 飞

封面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com>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66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654-6

定 价 50.00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0574-87582215

《象山百人说百事》编委会

主 任

白国璋

副主任

吴安定 欧亚群 周平飞

赖明和 胡建萍 陈秀慧

编 委

林平安 谢台田 黄才林

董传铭 张 庸 韦金红

吴家唯 朱南方

主 编

胡建萍

副主编

董传铭

执行主编

朱南方

前 言

年华似水,岁月如歌。俯仰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 63 个年头了。为重温 and 了解历史,象山县政协文史委秉承“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之宗旨,编辑出版了《象山百人说百事》一书。书中记录了从抗日战争至改革开放这段时期象山大地上的人和事。这些回忆文章以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生动地再现了一段难忘的历程。有的记述了象山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例如当年的抗击日寇、海岛剿匪,今日读来,仍是那样的动人心魄;有的尽管只是记述了一件并不十分重大的事情,但一滴水可以反映大千世界,这些看似琐细之事,在人们的记忆里却是刻骨铭心的;有的以自豪的笔触叙述自己有为的人生和有成的事业,证明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道理,反映了半岛象山的人杰地灵;有的怀着感恩之心抒发自己作为远离故土的赤子对家乡象山的深深眷恋,字里行间流露着浓浓的乡情与亲情,这种可贵的恋乡之情正是他们战胜困难、奋发有为的精神支柱;有的事件则告诫我们,单凭主观愿望和一腔热情,违反规律、漠视科学,是办不好事情的……这些珍贵的史料,前后跨度长达 50 多年,它是反映中国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一组掠影,它是昭示时代潮流曲折前行的一串浪花,它是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曲乐章。

遗憾的是,有的作者邮来稿件后不久就告别了人世。由此,我们不

仅感到这批史料的价值,也感到抢救“三亲”资料的紧迫性,编辑这本书确是一件适时应世之好事。

当我们以文字及部分图片再现渐行渐远的事件,带来的应该是时代的回味,历史的借鉴。当今的年轻人,对于这些事件可能会有些好奇和陌生。我们期待,这些文章能让年轻人明白老一辈人走过了一段怎样的路,从而能认真梳理、认识和研究这一段历史。

过去的事对今天而言都已成历史,历史每时每刻在不断地厚积,我们要有宽广的襟怀去包容历史。丰年稔岁,太平盛世,色彩斑斓的现代生活,更容易使一些年轻人忘却历史,忘记前辈的筚路蓝缕。当然,我们了解历史,不只是为了知晓过去,更重要的是能以史为鉴,使我们未来的路走得更好。让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倾听过来人所诉说的往事吧。

白国璋

2012年12月

目 录

001	黄土岭之战	冯象贤
003	珠山庙求学记	史庭惠
007	泗里人民抗战纪事三则	史善祥
013	鹭鸶跳岭的屈辱	任扬韶
016	始达小学求学记	伊极才
019	父亲经历的几件事	吴成根
024	夜半锣声	吴爱文
027	策反南田护航队	应为民
029	少年拾忆	张为礼
034	日寇侵略象山的滔天罪行	杜惠宗
039	日机坠落之后	陈兆皋
043	逃难记	陈念平
046	抗战时期话求学	周华安
048	钱仓军民屿岙岭抗击日寇记	林振环
050	象山政工队内的党组织	林默之
054	70年前的一点记忆	秦遂初
057	儿时逃难记	谢剑鸣
061	立三补习中学往事录	韩天艺

- 063 骇人听闻的秤锤礁惨案 潘行福
- 067 接管旧政权 于华杰
- 072 随大军从宁波一路打进丹城 王必球
- 074 共和国初阳暖身心 王庆祥
- 078 亲历解放与保卫高塘之战 王雨生
- 081 南田海岛抗美援朝工作纪实 王相林
- 083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物资交流会 乐家凯
- 087 湖边剿匪狙击战 成文荣
- 090 我们坚守地下联络点到解放 吴赛莲
- 095 记忆中的剿匪斗争 张文清
- 100 记象中的两次风波 张世浩
- 104 接管象山中学 沈仁淦
- 107 章昌琛落网记 陈卫轩
- 109 我在象山四次脱险 陈庆文
- 113 报考三野特纵特科学校前后 周义华
- 117 忆我的简师同学 周龙交
- 123 回忆丹车剧团 林甘兰
- 126 象中求学纪事 林被甸
- 132 接管渔山列岛 范大标
- 134 象山解放前夕的战斗群体 郑巴扬
- 142 象山半岛扫残敌 胡 炜
- 146 回忆樊岙的民主改革 钟百承
- 149 象中生活散记 康正生
- 154 浮礁渡碇门风波 康善骏
- 157 杏十三桥剿匪阻击战 梁昌林

162	解放初期的西沪区工作	董传根
168	匪患深重旧高塘	雍良龙
171	我与象山精华越剧团	尹瑞芳
176	我们围塘两百亩	冯宗孝
179	记五六十年代的几件事	史久月
183	象中寒窗立做人,终身立志做好人	孙茂芳
187	亲历《象山报》的创刊和复刊	朱华庭
192	吕泗洋海难逃生记	许岳莲
195	我的从医之路	许祖黄
200	好男当兵去	张心龙
203	初中入党前后	张心富
206	五六十年代的初中生活	张则火
210	我与象山第一汽配厂	张照银
216	办高级社所见	沈允法
218	我的从医历程	陆志璋
224	渔船硅电机的试制和推广	陈 水
229	淡港门堵港记	周衍光
233	亲历五交化公司的发展	金凌芳
237	“反右”运动一瞥	贺正澜
239	儒中往事	邴伟山
244	徒步百里赴县城	徐君盟
248	一个空降特务的归宿	徐根全
254	难忘当年当兵去	柴红林
257	我的教师生涯	翁承启
263	我经历的“小四清”运动	郭声祐

- 265 象山百货公司进退五十载 龚伯成
- 269 “大跃进”年代的荒唐事 蒋文森
- 275 忆小湾塘四复式村校 谢思练
- 278 亲历公社化和“大跃进”年代 潘三尊
- 283 我的童年和童谣 薛炳元
-
- 287 1974 年象山知青工作回忆 张汉庭
- 290 门前涂知青生活散记 陈种粮
- 295 一个上海回乡知青的回忆 胡祥余
- 300 上山又下乡 徐栩栩
- 305 任大塘公社知青带队干部的日子 顾水根
- 311 “911 战校”纪事 顾海润
- 316 开辟南峰岗茶园忆旧 鲍斯强
-
- 319 我的 1977 年 方梅林
- 324 实验小学 1976 年纪事 包培壅
- 328 与故乡象山的几件事 厉为民
- 332 关于几个“第一台”的回忆 史奇山
- 336 我与象山地方文化 叶忠正
- 340 象山化肥厂筹建工作回眸 孙济堂
- 345 史无前例的采风壮举 朱一峰
- 349 国庆节迁户口 何元均
- 353 象山篮球史话 李荣明
- 357 抢救陈汉章史料杂记 陈幼春
- 360 大白象雕塑诞生记 陈继武

363	辛亥志士张田事迹寻访记	林志龙
367	殷殷故乡情	林崇德
373	印章——时代的印记	竺桂良
375	从盛到衰的象山电影	俞英荣
377	塔山遗址发现经过	胡朝胜
382	我“学大寨”的经历	倪浓水
386	象山电力的发展	夏 良
390	农产品成本核算搞点工作的回顾	黄 伟
394	以言获罪和艰难平反	葛渭康
398	后 记	

黄土岭之战

冯象贤

冯象贤,1926年生,象山县丹城镇十字巷人。1937年入象山佛教孤儿院,后由院方出资,先后毕业于象山县初级中学、宁波中学。1950年在宁波市公安局工作。1952年被保送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习,1956年分配到北京通州地质部干部学校任教研组长,1962年调到象山中学任教研组长,1984年任教于县教师进修学校。多次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优秀班主任等。



大约是1943年冬天,那年雪下得特别大,漫山遍野白茫茫的一片。

就在这白雪积得厚厚的一天,象山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阻击战:国民党象山县的自卫队在黄山岭、洋心一带,与日本鬼子展开了血战。

当时的自卫队副队长是王孝南,一足有点跛;坐镇指挥的是定象二县县长兼自卫队队长苏本善。

那时的形势是:日本鬼子侵占丹城后不久就退兵了,留下一支小部队进驻茅洋,在那儿构筑碉堡,开采碓矿(绿石矿)。原留驻的汪伪和平军一个团也从丹城撤走了。而国民党象山县政府则在西乡关山、牌头一带,丹城成为

一个中间地带。苏本善得到情报,有一小股日寇在某日想到九顷一带活动,要路过黄土岭。于是苏本善亲自带领一些湖南兵,并命令王孝南率自卫队在某日于黄土岭一带伏击敌人。这天刚好雪后放晴,王孝南率部在黄土岭、洋心一带预先埋伏,而苏本善亲自在南门城墙上架起一架重机枪坐镇丹城。

那时,我在通源布庄当学徒,亲眼看到苏本善穿着草绿色哗叽军装,手戴白手套,威风凛凛的样子,至今印象深刻。

上午八九点钟,战斗打响了。

日本鬼子的小分队趾高气扬地从茅洋溪口出发,以为可以弄些横财,不防有自卫队伏击。当日本鬼子爬上黄土岭山腰时,自卫队士兵居高临下开枪射击。冷不防,鬼子蒙了,就伏地还击。苏本善带来的湖南兵与自卫队骁勇善战,凭手中的中正式步枪,与小股日寇展开激战。日本鬼子人数不多,又处下风,兵力弱,而自卫队人多,力量大。经过几个小时的时打时停,鬼子终于寡不敌众,夹着尾巴溜回茅洋去了。下午打扫战场,自卫队捡回两个日本鬼子的尸体。

下午,当自卫队抬着两个日本鬼子的尸体回到丹城时,丹城沸腾了!消息不脛而走,丹城万人空巷,老百姓一是庆祝战斗的胜利,二是都想看看日本鬼子的真实模样。两个日本鬼子的尸体被放在西门东岳宫前的空地上。我也去看了,两个鬼子都矮矮胖胖,外穿军服,内穿棉毛衫裤,绿色的司惠脱,脚穿反毛皮靴,年龄均在四十上下。

为了慰劳抗日官兵,丹城镇长及商会会长胡志乔、桑宝璋等让人杀猪宰羊、放鞭炮,大大地庆祝了一番!

这是象山人民值得纪念的日子,是苏本善县长及自卫队的功劳,象山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珠山庙求学记

史庭惠

史庭惠,1929年12月生,象山县南庄九顷人,中共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获国务院专家津贴。曾任航天工业部直属国营晨光机器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等。荣立航天部一等功,获航天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航天部工艺工作突出贡献奖等。编著有《内孔拉削工艺》、《不锈钢切削》、《不锈钢螺纹加工》等。1985年被航天部任命为香港天坛大佛工程总设计师兼副总指挥,并赴港负责现场安装施工。1993年退休后被聘为无锡灵山大佛工程总顾问、总监制。



我出生在象山,祖祖辈辈都是象山人,所以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象山人。

我在象山待的时间并不长,抗战胜利那年我初中毕业,就随父母全家迁往宁波市,从此告别了故乡。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立三中学上初中的那三年,带给我的是战乱、恐惧、苦难、困惑和压抑,还亲身经历过日本飞机的轰炸、机枪扫射及鬼子扫荡时的逃难,所以当时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福”,“福”在何处?

那时,家乡沦陷,日本鬼子一支小小的“护矿队”就可如入无人之境,居然

占领了大半个象山县,使之成为人间地狱。当时,我父亲当律师,随当局法院全家迁往西周,我一个人随学校迁往东乡一个半山腰的珠山庙里。那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既非沦陷区,也没有政府军队的踪影。珠山庙是一座没有和尚管理的被废弃的小寺庙,整个学校就落脚在那里。面积最大的大殿,就作为我们男生的集体宿舍。除了大殿中间还供有几尊泥塑菩萨以外,两旁的空地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在泥巴地上铺上一层稻草,就成了我们的床位,而且是一个紧挨一个,中间不留空当,就是所谓的“通铺”。庙里稍大一点的房子,就作为我们的教室。

宿舍条件差些倒也罢了,最让我感到“揪心”的还是大殿中间那几尊菩萨,形貌怪异,令人望而生畏。尤其是到了晚上,我们点的都是煤油灯,风吹来时火光摇曳不停,忽明忽暗,显得格外阴森可怕。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晚上,家住附近村子的同学都回家和家人团聚去了,只留下我们少数几个离家远无法回去的孩子,就格外害怕,生怕那几尊菩萨半夜会起来走动。愈害怕还愈要往那个方向多看几眼,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为了防止日本鬼子突然来袭,学校还组织过几次“逃难演习”,半夜里突然响起哨子,进行紧急集合,然后排队集体爬山逃跑,绕一个圈子再回校。这样做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可是大家害怕、紧张的程度也就大大增加。幸好日本鬼子从来不曾真的向我们方向来过,以后也就不再进行这种“演习”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呢!但是,各种不同性质的恐惧却因此始终潜藏在我的心灵深处,令我时常在梦中惊醒。

除了睡觉,吃饭是更大的难事、苦事。吃饭不仅限“量”,每人一碗,而且限“时”,记得好像只有十分钟,有专人吹哨子,哨子一响,没有吃完也得立即放下筷子,停止进食。我因为牙齿不好,吃饭一向较慢,因而就从未吃过一顿饱饭。再加上小菜特别差,长期缺乏营养,好几个学期里我都出现了浑身浮肿,放假回家几个星期后才不药而愈。

当时卫生条件也特别差,我和多数同学一样,都患过疥疮、癞痢头等恶疾,受尽病痛折磨。至于长虱子、跳蚤等,更是司空见惯,人人有份。

这些苦难的经历,是现在的青年学生所无法想象的事。其实这还只是生活上、健康上的一些磨难,更让人终生难忘的还是心灵上的压抑和折磨。我现在仅举一个小小的实例,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那是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前夕,有不少同学由于不满校方的某些举措,决定下学期转学象中。为了表示惜别,同学之间相互题写临别赠言,后来又有人建议干脆油印成册,以便人手一册,作为留念。为此,同学们一起动手,有的在《交际大全》里摘抄现成的名言,如“大雾弥漫,日出必散”、“有志者事竟成”、“失败是成功之母”等等;有的用钢板刻蜡纸,有的负责油印。为了抢时间,这些工作都是在夜里悄悄进行的。我由于当天感冒发烧,浑身冒汗,连晚饭都不曾吃,就独自在大殿的通铺上睡觉,没有参加大家的活动。可是半夜里,我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我耳边哭泣,还哭得很伤心,把我从梦中惊醒,这才发现是睡在我右侧的梁同学在哭泣。他比我大两岁,为人忠厚老实,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我忙问他为什么哭?他哭着说:“不得了了!明天我们要被押送到关山(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去枪决了!”我听后也大吃一惊,赶紧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在连夜偷印纪念册的时候,被校长发现逮住了,他说纪念册里内容十分反动,什么‘大雾弥漫,日出必散’,这不是明摆着对现实、对政府不满吗?这个‘日’是指‘日本人’还是指‘共产党’?‘有志者事竟成’,你们有什么‘志’?要成什么‘事’?是成‘日本人’的事还是‘共产党’的事?你们老实交代。你们想翻天吗?那好,明天就送你们到关山去,让他们查一查到底是汉奸还是共产党?反正都够挨枪子的了!”我听了以后就劝他说:“别害怕!就写了这么几句就成了汉奸或共产党,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他这是吓唬吓唬你的,别害怕!好好睡觉。”话虽然这么说,其实我心里也是很害怕的。因为当时的象山,社会是相当黑暗的,不仅县长是“土皇帝”,可以草菅人命,就连一个小小的区长都可以操生杀大权,他们真要让你死的话,你就别想跑得了。不过学校当局想必还不至于此,真的把学生枪毙了,他们的脸上也不光彩。

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还是找语文老师最好,因为他是我们的级任导

师,我们班的事他应该管,而且他又是校长的亲哥哥,校长不能不买他的面子。于是在第二天上午语文课的时候,我就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说:“老师,我们以后作文、日记都无法写了,怎么办?”他问:“为什么?”我向他简要地汇报了昨夜发生的事,然后说:“抄写一句‘大雾弥漫,日出必散’,就可以把‘日’字理解为‘日本人’或‘共产党’,那么如果在日记里写‘近日很好’,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近日本人很好’或‘近共产党很好’呢?”他没想到我小小年纪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大发雷霆,还忍不住用手掌猛拍讲台,大声吼道:“我们早就知道是你在背后捣鬼,组织同学和学校唱对台戏,你就是他们的‘参谋长’!”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事情虽然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毕竟我们都是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孩子,无法真的上纲上线,但是“参谋长”这顶帽子却从此戴在我的头上,并且还成了我的外号,因此处处得到校方的格外“关注”,直到一年后初中毕业为止。

初中三年这些刻骨铭心的艰苦磨难,其实也并非完全都是坏事,它至少可以让我在今后的人生征途上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